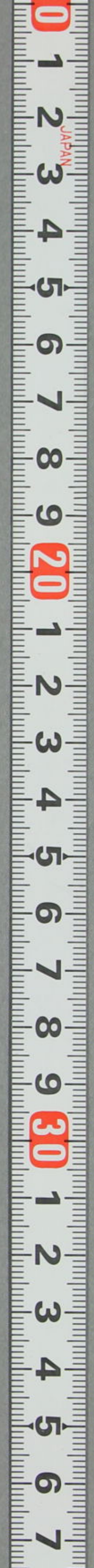


1601
11
4016



門和10
1.601
卷 11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九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九 中典金鑑錄四

遠鑑篇二

唐以... 之中興著者有晉元帝焉夫晉元
之狂於... 宋高不及唐肅宗遠甚然以其時
考之則五胡雲擾之日廓時之績亦不易圖其人才自
先世以來清談廢事敗壞已非一日至此遂不能復振
而帝之志則誠可哀也論是非不論成敗後有作者與
其為唐肅宗為晉元述遠鑑第二

晉中宗元帝 按論法始建國號曰元
東晉始立國故亦曰元
帝許睿宣帝懿曾孫琅邪王觀之子帝生於雒陽初為

東安將軍及愍帝過害乃即位於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晉武帝再傳爲懷帝懷帝之立也自其先世諸王相殺至此盡矣而中國遂亂劉聰乘之進寇雒陽及河東晉前後十二敗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漢將呼延晏克宣陽門入懷帝出奔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之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河公尋改會稽郡爲順平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號泣聰惡之殺珉及雋懷帝悉避害。四月懷帝凶聞至長安武帝孫吳王宴之子業卽位是爲愍帝四年漢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懷安侯時曜攻陷長安城外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謂允曰

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嘆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吉朗嘆曰吾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允自殺綝於市明年聰使帝行酒洗爵及更衣執蓋尚書郎辛賓抱帝大哭聰殺之帝亦遇害凶聞至建康東安將軍睿繇晉王卽皇帝位

建武元年丁帝始卽晉王位帝初受詔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卽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帝召論素輕吳

人不附導患之因說曰顧榮賀循北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乃使導躬造榮循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馬加散騎常侍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為從事導說帝謙以接士儉以節用以清淨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內渡王導說帝收其賢俊與之共事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協陳頌次等皆平周訪陶侃皆與焉。桓彝避亂過江。頌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頌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晏頌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

謝之。劉曜既攻陷長安愍帝出東門降帝始即晉王位大赦天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留中朝諸練管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劉琨段匹磾相與此同監期以翼戴晉室立太學從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墜廢議者或謂不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始立太學

可謂識時之要

太興元年帝即位愍帝凶問至王斬衰居廬乃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倍加帝命王導升御牀坐導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照帝乃止

意此時王導通上故致帝如此

右記經畧河南臣謹按晉取天下於曹氏之手逆

亂猶仍宜其遠亡而晉元則司馬懿之後懿雖臣

曹氏名無所存無將之戒僅與操等天或不甚惡

之也元帝無以奄有江南延祚百年

詔加禮邀靈以昭恩德在車與騎上同甘苦約已務施勸

課農桑撫納流離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

後趙來歸恐其積殺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石勒患之

乃下幽州為之修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逃書求通逃

牙門童之等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逃曰

叛臣逆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深德之自是

後趙人叛歸逃者逃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

境之間稍得休息

右記經畧河南

臣謹按祖士雅晉室名臣之選也

帝雖起江南而有士雅以鎮河南得漸規河北駭

駭乎有恢復之勢矣享年不永惜哉然王導居中

用事而王敦復擁強藩於外恐士雅而在亦不能

成功

四年辛巳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

軍事鎮合肥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

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

怏怏又聞王敦與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

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逃

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逃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逃

之衆

按使祖逖不死王敦不亂復中原如反掌耳天下事之
以人濟也如此

永昌元年王敦反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
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
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其功且宗
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
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
也有識者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按王導既執朝權而敦又典征伐羣從子弟布列中外
安得不養成逆敦之惡導之罪何至趙盾而已乎故後
世儒者以導爲奸臣不誣也

王敦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
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
達大體遂反帝大怒詔曰王敦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師以誅大
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乃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
勸帝盡誅王氏不許司空王導帥其從弟及諸宗族二十
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潛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
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
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
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
爲盛德事矣協隗俱敗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收顛及
淵等數十人殺之竟不朝而還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

岳牧皆出其門

導誅顛逆節顯著初帝之欲損王氏權是也而謀慮不臧反致益之以亂蓋王氏從寵挾寵目中無君父久矣勢不能去也帝卒以憂憤成疾帝固賢於宋高唐肅哉成敗非所論也

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卽皇帝位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王含爲元帥以誅奸臣嶠等爲名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帝帥諸軍出屯南阜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兵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大敗之斬其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隨死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

右記偏安小定

臣謹按元帝內有王導陶侃外有

祖逖劉琨僅僅保守江左不能拓擴尺寸則基本之薄有自來矣所可恨者元固承懷愍之統也卽位以後不曾一問及懷愍山陵一時南國君臣盡無生理宜帝之憂憤不永哉而帝之心猶可原也贊曰猥矣晉武本無遠猷五胡雲擾懷愍見幽江東之業夫豈人謀帝德恭儉俊父是求有掾百六爰咨爰諏世推王導釀釁石頭爲功之首爲罪之尤中原尺寸不復能收享祚旣促乃心則憂牛馬之誣千載悠悠

八世不封諸外亭神鴉我之心願憂中思之臨千
 矣禍世耕王尊顯費不難欲使之首為漢之代中
 之業夫豈人斯帝壽添命對父長亦首耕百六
 覽曰鄭宗晉短本無歡燭五皓雲對對想見幽
 無主野宜帝之憂費不衣楚而帝之心願可
 出以對不會一問又對想山期一制南
 之難會自來矣也何楚晉天國所對想之臨
 而後學王邦獻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十 中興金鑑錄五

遠鑑篇三

晉以前又二百餘年而以中興著者有漢光武帝焉
 乘王莽之亂起於匹夫而滅耶誅眉以有天下續成
 漢祚志與事可為交盛矣蓋三代而後談中興之業
 未有或之先者也白璧微瑕父子之間容有慙德焉
 然變而不失其常以克永厥世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太王與文王是也述遠鑑第三

漢世祖光武皇帝

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定王發四

傳生南頓君欽欽三子帝其季也王莽末起兵興復漢室在位三十三年葬原陵

漢高之業十傳而至平帝王莽以外戚擅權三世始猶大司馬大將軍進安漢公加宰衡因毒弑平帝立孺子嬰遂踐祚爲攝皇帝已而卽真廢孺子嬰爲定安公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莽篡漢之八年秀起兵春陵衆始推其兄續爲盟主新市平林兵皆附之衆心未安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爲之乃稍自安時載侯曾孫玄亦起兵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至是漢兵已十餘萬衆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咸推續而新市將帥憚續威名貪玄懦弱乃立玄卽帝位以秀爲偏將軍徇昆陽至鄧定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遂殺王邑王尋於是海內響應玄見秀兄弟威名日盛因事誅續秀深自引咎不敢爲續發喪又未嘗自伐昆陽功玄大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副將攻武關破之三輔諸縣皆以兵應漢漢兵入宣平門孝平皇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赴火死羣臣扶莽之漸臺衆兵從之斬莽首不更始元年 更始既立日夜飲宴不親政事羣小膳夫皆濫受上爵繇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按此是更始敗本

更始遣帝徇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爭以牛酒勞軍。鄧禹杖策追帝及於鄴帝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

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帝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土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伐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帝大悅因令禹嘗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耿純謁帝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耿況子弇謁帝帝攜弇至薊指弇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會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百姓皆望風響應薊城中起兵應郎帝趨蕪葦亭馮異進豆粥門兵在後從者皆恐前阻滹沱河冰堅得渡渡未畢而冰解至南宮會大風避入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帝對竈燎衣異進麥飯馳赴信都與信都守任光和戎守邳彤定計誅王郎滅之得吏民交通書數千帝不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按此見光武大度處是光武所以興處

帝嘗披輿圖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未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帝嘗令諸卒各屬所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爭功異獨屏處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後異來朝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滹沱河麥

劉子金書遺 卷二十一
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賜珍寶錢帛令與妻子還西

更始心懼帝立爲蕭王欲奪其兵權乃令罷兵耿弇曰更始必敗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帝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帝攻銅馬賊盡降降者不自安帝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以降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中號蕭王爲銅馬帝

按推心置腹尤其是光武所以興處

赤眉賊起奉宗室劉盆子稱帝以兵攻長安帝知更始必敗欲乘釁并關中遣鄧禹西入關帝以河內險要富貴欲置守而難其人禹曰寇恂文武備足乃拜恂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鄧禹入關中吏民望風附禹禹每駐節勞之繇是禹名震關西諸將欲徑攻長安禹曰赤眉新拔長安鋒銳未可當也北地二郡土廣穀饒姑就養待其斃遂引兵北所至皆降

帝既北破諸賊諸將請上尊號不聽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其意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大王留時逆衆不止位號臣恐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會疆華進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乃卽位於鄗改元大赦

建武元年乙酉帝即位帝自將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大破之引軍還賈復與五較戰傷別甚上驚曰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吾子娶之生子吾女嫁之復尋愈。赤眉入長安更始敗降被殺定都雒陽。尋立四親廟

右記建武初興

臣

謹按三代而後惟漢得天下爲

正而中興之業亦惟光武爲正享祀四百宜哉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民不忍欺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卽位首訪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擢太傅封褒德侯

右記建武初政

臣

謹按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光

武甫卽位于戈伊始興圖未卜而不暇於啓桓趙之士推恩以賈之儔而首先褒雍循良器之勳舊之上其子愛元元已曉然大白天卜安得不歸心舊物安得不光復哉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自稱西川上將軍二輔士大夫避之者多歸囂囂傾身以接爲布衣交繇此召震西川馬援往焉援家貧嘗欲田於池一見曰汝大才當晚成三工不示人以樸也援謂賓客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千頭穀數萬斛嘆曰財貴能賊施也否則守之窮耳盡故於親舊往從囂囂使援往成都觀公孫述述與援善呼王當握手歡如平生乃盛陳陛徯以延援入援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援奉書至雒陽帝

祖憤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去慙於首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言刺客固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語謀臣上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達冬六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建武二年

丙戌

封功臣鄧禹等為列侯禹內行淳簡有子十

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

馮異大破赤眉兵帝勞之曰始雖垂翅國終能奮翼池

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眾東向帝親勒六軍

嚴陣以待之赤眉驚懼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奉傳國璽降

祭遵薨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

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咨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

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帝令譚鼓琴悅其繁聲譚見

弘至失其常度弘免冠謝曰此臣薦之罪也帝謝弘時湖

陽公主新寡意欲嫁弘帝微探之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

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賈復擊召陵過潁川部將殺人潁川守寇恂捕殺之復怒欲殺恂時復過潁川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恂出迎於道稱疾還復勒兵欲追之吏士皆醉恂以狀聞帝召恂復至曰天下未定爾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一時並坐極懽而去

耿弇破張步於祝阿悉平齊地帝往勞之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祝阿功足相方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

右記錄功臣

建武五年己丑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

禮樂煥然文物可觀朱氏曰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

治之本矣終漢之衰獨以清議扶持王室姦人大盜環視九鼎而不敢動者蓋權輿於此哉

徵處士周黨王良嚴光周黨至伏而不謁博士范升論其

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

之獨良仕至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一

日謁友友拒不見良慙遂歸連徵不起帝與嚴光同遊學

及卽位以物色訪得之三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

按光武嚴光君臣之際三代而後所僅見故先賢有言

嚴威儼恪當施於牙爪甲冑以輯其驕悍之氣柔槩謙

裕當施於山林隱逸以厲其廉靖之節故能駕馭人才

表正風俗高祖能召田橫而不能致四皓武帝倨見大

將軍不冠不見汲黯光武於功臣不少假借而不禁周

黨之不謁嚴光之加足夫三君者平四海讐百蠻豈非

英雄威武之主乎然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威立者強勢忘者昌反是道也難乎免於亂矣

以杜詩爲南陽守詩多善政時人以方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間者守宰數易何以責效願陛下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

潁川盜起帝曰吾悔不聽郭子橫之言自上邽馳歸賜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也帝又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至潁川

盜賊悉降尋召還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以杜延爲武威太守帝戒以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曰卿言是也

以張堪爲漁陽守堪善政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湖陽公主蒼頭殺人雒陽令董宣格殺之帝怒箠宣宣曰無箠請自死遂觸楹流血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謝公主宣不可左右強使頓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按合與官也主奴至貴倨也況其爲湖陽主固帝微時姊而無所不行於帝者也而宣必欲殺之且殺之於驂乘之日主固應忿忿當是時雖中庸以上之主亦必曰令胡不聞之於我而擅殺之殺奴者欺主也欺主者無君也必加以無將而宣且磔矣安望強項之譽三十萬錢之賞乎光武於是乎不可及已

以劉昆爲光祿勳帝問昆曰汝前令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司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策

帝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入賜惲布百疋而貶中東門候

詔簡覈官民豪猾者有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不以實對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帷後曰河南等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也帝示吏吏首服如東海公對帝繇是奇愛陽乃有易太子之意

以鮑永爲司隸校尉趙王上尊屬也時送來歙喪還入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並車校尉鮑永劾奏趙王良無藩臣禮人不敬朝廷肅然永爲都官恢亦抗直不避國帝怒曰鮑也

按中郎與王爭道而王叱之不爲過然以禮則諸侯無辱王臣之禮永幼其不敬宜矣此與李勉之劾管崇嗣

同而光武唐肅不惟不以爲罪而皆獎賞所以厲直臣
之節伸興朝之法而後可威百辟也不然柔則茹而剛
則折幾何而不淪胥以亡也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用什一之稅今熾業稍
積其令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辛卯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
得言聖鄭興曰頃年日食多在晦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
臣象君亢急則臣迫促故月行疾而食晦陛下宜思柔克
之政

江馮請以校尉督察三公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
臣者謂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
帝優烈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
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豈可使公輔制於有
司

帝與鄭興議郊祀欲斷以讖對曰臣不爲讖也帝怒興惶
恐謝罪乃解

以竇融爲揚州牧初融自守河西聞上威德欲東向以河
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上朔囂皆假其將軍
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
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爲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
識者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
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懼甚禮饗
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

蜀漢相攻將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今
之議者必有任賢之慰他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自適已事而已授為涼州牧書至河西河西皆
驚以為天子明見里之外

八年辰帝自將征魏歸郭憲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

乃拔佩刀以斬車制帝不從諸將多言不宜遠入險阻帝
問馬援援舉未為山指畫形勢道徑往來昭然可曉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兵嵩奔西蜀尋命來歙討平之

吳漢克成都西蜀平來歙破元安公孫述大懼使人刺殺
歙又使岑彭伐之述使人詐降刺殺彭復令吳漢逼成都
與述八戰八克述被刺洞胸死西蜀平初述徵李業譙玄
不至並賜鴆死徵王皓王嘉俱自殺徵任永馮信皆托青
盲謝徵費貽漆身為癩以逃帝悉封其墓獨貽就徵為太
守而西守歸心

右記定隴蜀

拜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交趾大破之援語孟冀曰男兒當
死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武陵蠻入寇馬援自請征
之憫其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躩鏖哉是翁乃遣
之援欣語友人曰吾年迫懼不得死國今獲願矣果大破
蠻兵病卒於軍遺書誡子曰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故效龍伯高不得刻鵠不成尚
類鶩若效杜季良不得畫虎不成恐類狗矣時訟良浮薄
者以援書證帝壻梁嵩固與良游幾得罪嵩遂怨援初援

在交趾以薏苡能輕身勝瘴載一車歸至是譖以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子不敢歸葬藁葬城西

西域遣子入侍詔還之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帝欲全功臣悉令列侯就第不得預朝政且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臨幸吳漢第漢病篤車駕親臨問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十五年^{己亥}大司徒韓歆好直言帝每不能容會證歲凶飢指天畫地言甚切免歸復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

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爲成禮葬之

十七年^{辛丑}廢皇后郭氏皇后寵衰懷怨帝怒廢之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十九年^{癸卯}更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奉養母氏因左右諸王陳其懇誠帝不

忍至是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陽母貴宜承大統

按夫婦父子人之大倫也婦以微罪被廢子以謙退易位帝之愧於古先哲王多矣而當時無一人爭之者何

則韓歆之死有以杜諫臣之口也是故人君而無直諫之士雖賢如光武爲累已多况下此者乎明君賞諫臣有以夫

二十六年^{庚戌}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體

三十年甲寅車駕東巡羣臣請封禪卻之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中元二年丁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太子卽皇帝位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倦不怠乘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贊曰中興之業世稱光武恂恂謹厚奮跡農圃滅郅誅眉乃奠雒土旣徇河北奄及關輔南征交廣自蜀而楚天下已定修文稽古乃登循良接踵召杜乃進廉節客星巢父恭儉在位初終一武白璧微瑕子貢以母三公失職吏事何補勗哉後王永咨厲府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終

上虞後學王雅言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一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十一 中興金鑑錄六

王鑑篇

中興之業至漢唐而盛猶然季世之雄耳進之為三代之盛若周宣王商高宗夏少康其王風之灼然者與昔人論霸如砥砮之於美玉故石而瑜不如其玉之瑕也宣王之業雖不終以視光武猶然玉也商高則純乎純者也少康閒關百折惕乎艱哉因其事而知其德進退古今者遞焉師之述王鑑

周宣王

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王諱靜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厲王暴虐好利專

任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不聽諸侯不享國人怨謗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謗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胡可壅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不聽三年民不忍羣起攻王王出奔於彘。太子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而太子竟得脫衆殺召公子王死於彘太子幼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共和之厯凡十有四年而太子長乃立是爲宣王元年甲戌王卽位周公召公輔王修政王一聽二公之訓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爲政於內外海內翕然向治諸侯復宗周

按周召二公使王室亡而復興天下無君者十四年卒使吾君之子正天王之位此千古之所絕無也更可異者以己子作王公不言功而王亦不聞異賞進平淮之功始報之以圭瓚秬鬯謂爲異數則丙吉之保護而不言亦不足異矣臣於是知先王之澤至此猶未遠也共和二字更自可思此固周宣之所以興也

以秦仲爲大夫討西戎

命尹吉甫北征玁狁

詩人賦六月

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嘗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閒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獫狁匪茹
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
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
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
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命方叔南討荆蠻詩人賦采芑

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簞笊魚服鉤膺條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
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馭彼飛隼其

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
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
闐。蠢爾荆蠻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命召虎征淮夷詩人賦江漢

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
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江漢之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
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日予小子召公是似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一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王自親征淮北徐夷

詩人賦常武

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騷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范祖禹曰昔周宣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內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正直之士善其君心而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臣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能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五年寅命樊侯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

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六年卯大旱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
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燄如焚我心憚暑憂心
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俾我遜。旱既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轉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大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
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予大駱地
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

八年

辛巳巡狩東郊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詩人賦車攻吉日

車攻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
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
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

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
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
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九年壬午更作宮室

十年癸未安集流民詩人賦 鴻鴈

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右記宣業之盛

十二年乙酉魯侯來朝魯侯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戲為
魯世子仲山甫諫曰不可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

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
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天子其圖
之王不聽卒立之後二十二年魯公兄括之子 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

按宣王之怠荒實自十有二年立魯世子一事始

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
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
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
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
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
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
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不聽

三十年^{癸卯}有馬化爲人有兔舞於鎬京

三十二年^{乙巳}春討魯伯御伏誅

三十四年^{丁未}發兵征玃狁時人民復有流離失所者咸怨

王王蓋黷武也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

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

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三十九年^{壬子}伐姜氏之戎戰於千畝敗績

四十年^{癸丑}料民太原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

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天所

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四十一年^{甲寅}征申戎破之

右記鮮終之漸

四十三年^{丙辰}殺杜伯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

友左儒爭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

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

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按此宣王失刑也

右記宣業之衰

四十六年^{己未}王崩子宮涅立

^臣謹按周宣王中興令主也當積衰之後而使天

下翕然向風諸侯復朝宗幾幾乎成康之世焉迨
晚年不籍千畝敗於姜戎設空社為純治疵何也
蓋初年有周召夾輔於內而孝友之張仲相於內
明哲之山甫保其身尹吉甫為內史申伯為元舅
惟與眾君子是究是圖耳後疎仲山甫使之城齊
國人因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歎山甫出而
補衮無人也至虢公諫而不聽左儒爭而殺之後
之覽者傷美業之難終雖哲王而猶是則諫諍之
路蓋可以或忽乎哉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其後一傳幽王而姬轍遂東知其作法之繇來
漸矣

贊曰周道之衰幽厲自傷是父是子宣業中光車攻吉

日經營四方內治之修脫珥永巷及其晚年棄民不康
乃淫於刑枉及善良衮職有闕補者出亡美業難終嗚
呼哲王

殷高宗

王諱武丁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祀。殷祚十七傳至
小辛殷道浸衰弟小乙繼之時又不競然自為太弟時
備知民事艱難小乙崩武丁繼之中興殷道是為高宗
元祀丁王卽位初王遯于荒野遂知稼穡艱難時有甘盤
隱於田間王從之學又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至是卽位以
甘盤為冢宰百官總己以聽宅諒陰三年不言

三祀未紀王恭默思道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王曰以台
德弗類故弗言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使以形旁求

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舉之而置諸左右使朝夕納誨焉

命傅說為相說乃陳命於王列王道之要

說命中篇曰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夫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父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

惟服乃不其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終

說命下篇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土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首正保

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裕于皇天
爾尚明保予罔俾河德專美有商維后非賢不父惟賢
非子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宗綏民說拜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六祀成王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也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
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子司敬
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於熙此謂所親之廟意王所祭
而豐者稱廟也故祖乙

三十一祀成王伐鬼方二年克之

南伐荆楚詩八

詩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芘其阻裒荆之旅有執其
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言。天命多辟設
都於二之績。終畢來。勿予禍適。禍既解。天命降
監下民有嚴不備不。不致念邊。今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三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彼景山松栢九。是壽是遷。方蹻是
虔。松栢有。榘。松栢有。開。寢成孔安。

五十九祀成王王崩

胡一注曰今觀此書三篇最後一代之家法自成湯
後世所宗以宗其流誠有非
後世所宗以宗其流誠有非

蘇燕京不歸人室不歸世家不歸業不歸資序而當時物三逐信之而不歸其哉嗚呼不可以嘗情論也
有言宗有傳說之君其高也
用八而不合於不者矣漢力而得通光武以鐵用
王梁此豈足信哉後世用
六考當知堯試舜可矣

臣謹按高宗初遜於荒而得甘盤則因盤以及盤之友可知又自河徂亳其於天下賢人君子之在草澤者當已燭照而數計之矣賢如傅說豈不早存物色中特以跡跡版築不便於一旦而加諸相位故假夢兆以神其事以解朝野之疑非謂必得之於所夢也然則高宗無夢與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心即帝也風知而感之不害其為夢也

贊曰殷道中微自盤而辛武丁繼乙恭默感神賚之良弼說命諄諄數陳王道援天本人歸功典學緝熙是甲

夏王少康
帝相之子在位二十三歲○啟之子太康尸位畋於雒水之表十旬弗歸有窮之君后羿因民之怨距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遂都陽夏二十九歲王崩於陽夏后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為相首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羿不得有為於其國十有三歲而王崩子相立○帝相立而權歸於羿尋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既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圍熊髡龍圍而用寒泥泥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泥于夷羿

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
畋內外咸叛羿歸自畋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
忍食殺于窮門浞自立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初浞因羿
室生澆即及豷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弑帝於商上時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相后有仍國君之女
也既歸有仍而生少康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
虞為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而撫其官職舊臣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灌鄩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
元歲壬午王卽位王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國使其子季杼
滅豷于戈國乃歸故都卽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方
夷來貢

十二歲癸巳封少子無餘於越禹葬會稽因以無餘奉墓祀
隨陵陸而耕種逐禽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
居於秦餘

二十二歲癸卯王崩子杼立

胡宏曰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
非圖富貴也故受困厄而不淪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
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不失舊物嗚呼此
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
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
後王之師也可鑒已

臣謹按少康真大有為之君也崎嶇亂離之間而卒
能以一成一旅奮無前之烈非其才與識有大過人
者乎庖牧作正諸艱試矣妻以二姚人望歸矣靡之
賢乃起而輔之在位二十餘年雖行事不少概見而
無餘之封使世祀不絕者二千年子杼又能光父之

劉子全書編 卷二十一
緒以夏后氏報則其止孝止慈之餘克配彼蒼爲何如哉異乎周宣之一傳而墜也已

贊曰一成何土一旅何衆而資以興少康是誦惟帝之德兆謀能用惟靡之賢閒關依重及收餘燼滅澆及仲爰踐故都修禹之貢討賊復讎孝烈允孚後有繼者句踐沼吳

附鑑越王句踐

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傳至允嘗與吳王闔閭相怨伐允嘗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吳興師伐越越王使戰士挑戰三行至吳陣呼而自剄吳師敗於槁李射傷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必毋忘越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敢忘八年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甲楯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追而圍之越王懼問計於范蠡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又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文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今君王旣棲於會稽而求謀臣無乃後乎越王曰苟得聞子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行成於吳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沮種還報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議賂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赦越子胥再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

乎吳王卒舍越罷兵而歸越王將出臣於吳欲使范蠡
治國政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
姓恥事分責計硯臯如曳庸苦成皓進諸稽郢扶回諸
大夫諸大夫彼此交薦誓矢心竭力各盡所長遂別於
浙江之上莫不垂涕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
畏若孤之聞死其于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
不返顧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
因作歌而哀吟之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
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吳王再拜稽首身請
爲臣僕妻請執箕帚吳王置之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
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劉養馬妻給水
除糞灑滯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
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禮存夫婦儀具顧
謂宰嚭贊嘆不已憐而欲釋之子胥諫中止旣而吳王
疾三月不愈范蠡勸越王因問疾入見其糞嘗之且尅
日計有瘳吳王固病愈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離石
室去就其宮室猶執牧養事如故越王從嘗糞後遂病
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自後吳王念
越王之忠出令爲陳北面之坐羣臣皆視以客禮子胥
極諫不從竟赦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祖道登車遂去至
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嗚呼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關
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
人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
掩面涕泣闌干旣返國與范蠡議築越城擇日上明堂

臨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苦身焦思夜以
接日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日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
之以水冬嘗抱冰夏還握火置膽於坐坐臥仰瞻出入
飲食亦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曰女忘會
稽之恥耶嘗使織婦采葛作絲以供吳故葛婦歌云嘗
膽不苦味若飴爲我采葛以作絲又嘗采葢食之故越
人歌曰豐年謂爾苦凶年賴爾補當是時越王之地南
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
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
若水之就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
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
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病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

二壺酒一犬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
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
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官其子欲仕量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
方之士來者必朝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同之
孺子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
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七年不收於國民
居有三年之食士民感激請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未
可王稱善卽止又二年吳王將伐齊越王率其衆以朝
王及列士皆有遺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參吳也
夫乃極諫齊未可伐吳王不聽卒敗齊以讓子胥子胥
曰王母喜文種曰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

事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與逢同譖胥怨望因使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吳王大怒賜屬鏤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乃自殺盛其尸於鴟夷而浮之江於是任太宰嚭政居三年越王召范蠡議伐吳蠡對未可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越王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殺其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懼天下聞而祕之已盟乃使人厚禮請成於越越自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時楚申包胥使越越王請問伐吳之計又與諸大夫熟謀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任戎者皆造國門之外國人欲告者來告來告者必審不審將爲戮越王乃自與夫人永訣出之壇列鼓行至軍斬有罪者以殉凡再四無許問遺通賂以亂軍又明日命有司再四大殉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有兄弟四五皆在此者以告有眩瞽之疾者以告有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斬有罪者以殉曰莫如此志行不顧命有司大殉於軍曰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乃進師吳軍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暮乃令左軍啣枚泝江五里以須又令

右軍啣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水中以須吳聞之大驚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啣枚潛涉不鼓不噪以攻襲之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圍王宮吳王使人請成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執不可乃鼓進兵吳王自殺越已平吳乃以兵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伯傳之子孫強霸四世垂禹祀二千年太史公司馬遷贊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乂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比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

臣謹按士庶人家襲其祖父成業不知勤儉厚自荒逸及夫旣就陵夷而思及之非艱辛刻厲近正人聞正論行正事積有歲時萬萬不能恢業而況進而國更大於天下乎句踐其最著矣前乎此與後乎此者不特一越之伯圖然也小白奔莒重耳奔翟出亡閒關辛苦萬狀卒能反國狎主會盟後世稱五伯桓公爲盛焉衛燬友亡於翟兄沒於曹伶仃借資播遷保聚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致革車日逐以復武公康叔之舊詎偶然與任好殺之役三帥爲囚匡悔過詐警濟河焚舟晉人辟易其後益國十二闕地千里西漢之霸天子賀以金

鼓偉哉無郵實逼強隣索地攻奔至城不浸者三版
岌岌乎走依晉陽民無叛意合從韓魏以滅晉氏則
當年之訓辭一簡服習三年早知賢於伯魯遠矣燕
太子平痛先君子噲失國弔死問疾整軍禁掠禮遜
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以大敗齊潛還燕重器厥
績懋已法章因淖齒弑父潛王變名姓爲家傭困苦
已極而後乃盡復七十餘城又攻狄克之殆所謂不
苦不甘不鬱不通者凡此皆侯國之中興耳然有君
必有臣則國與天下古今一揆矣易彖傳云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君之不可無臣猶天之不能無地也彼越王循少康
無之勞光神禹之烈而其臣種蠡諸大夫動色殫心竭

力以相與有成固神孫一氣臣主同心者也乃若齊
桓獨任管夷吾號稱仲父又用隰明鮑叔甯戚輩以
左右之晉文有從亡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
子五人則二公安得不爲諸侯盟主衛文之臣史無
所考而稱其授方任能則所爲相得益彰者可知矣
秦穆之霸以專用孟明繼用繇余也趙襄歸保障舊
臣之尹鐸有用開設謀之張孟談不惟避禍抑且成
功有以夫燕昭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自郭隗始之迄
樂毅成之非千金買駿之力乎齊襄藉田單火牛以
破燕單復得魯仲連一激而下狄君任將將用賢抑
可誣與雖然君不可無臣而有臣而不舉舉而不先
恐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猶之無臣也則亦惟清心

寡欲去讒遠色曠貨而貴德乃所以勸賢成厥功哉
嗚呼觀於家可以知天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而孔子又曰知恥近乎勇然則畏難而苟安
得少以爲足者不深愧彼區區霸國之君臣也乎是
又一鑑尚其借照之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一 會稽後學丁文鈿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二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十二〇中興金鑑錄七

帝鑑篇

繇三代而上得帝道焉堯其盛矣乎堯承摯廢而自
唐侯爲天子亦中興之主也而以言乎斯道之統則
中天之運萬古之中興也堯之後有舜舜之後有禹
禹之後有湯湯之後有文武一脈相傳以爲官天下
皆官天下也以爲家天下皆家天下也自盛而衰自
衰而盛舜與湯武千古之中興也以位言之則有禪
有繼以道言之千古一中興萬古一中興也中興之
鑑至是而無以加矣述帝鑑

帝堯陶唐氏

按諡法翼善傳聖曰堯

帝帝嚳之子摯之弟也帝嚳四妃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四妃娥訾氏女曰嘗儀生摯摯以長得立在位荒淫為諸侯所廢乃尊堯為天子堯初封唐侯故稱陶唐氏在位七十二年舜居攝又二十八年共一百年壽一百有十六歲都平陽

元年甲辰帝即位帝之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帝黃收純衣收冕名純作緇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鑿飯於土簋飲於土鋤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室不墜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不更為○帝加意窮民一民

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故其民親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罰而懲

右記帝德

命鯀治水是時洪水為災帝問羣臣能治水者四岳舉鯀帝曰鯀為人方命圯族試使之九載績用弗成

命羲和治麻

羲氏和氏皆治麻之官

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作樂曰大章

右記帝治

舉虞舜試以諸艱乃命之居攝帝在位求可以托天下者四岳羣臣皆舉舜曰有鰥在下帝曰俞聞之其試哉乃妻以二女歷試諸艱命之攝帝乃曰咨爾舜天之麻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右記授受心法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按欽明文思安安史臣下此六字洞見帝心之妙安安就心體描寫欽明文思就意根描寫後人不得渾渾看過○欽明文思惟微而著也安安危而安也

雙峯胡氏曰書稱堯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乎外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治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

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巨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財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爾

謹按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堯性帝之以立君極則堯一天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故千聖授受同出一堯道孔門著大學一篇本只是隲括堯典勒為天子辟雍之教與二帝三王之道皆隲括其中矣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即指堯舜禹湯文武言今詳觀典謨以下文字言聖學者皆本之誠意如堯言欽明武言敬勝是也至說命言學古正是學古人之所學與夫子好古意同則大學格致之說

亦卽是誠意之爲本而格之致之耳非別有一項窮理工夫也格致之說一晦於先儒再晦於後儒遂使聖學不傳於天下而雖有願治之主亦終無繇以觀出治之大本日賢賢焉流於雜霸而不覺又何怪治運之不古若乎

帝舜有虞氏

按諡法仁聖盛明日舜

帝黃帝八代孫也別姓姚氏父瞽瞍繼母生象瞽瞍頗惑於後妻失愛於舜舜盡事親之道而尤友於弟乃去而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以爲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勿迷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

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運轉衡設玉管所以窺璣猶今之渾天儀

肆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旣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五玉三帛

纁玄黃

二生

羔一死

雉

贄如五器卒乃

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堯之子丹朱不肖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河
 南而天下歸之舜仍即天子位都蒲阪在位連攝位共
 六十一年壽一百有十歲
 元年^{丙辰}帝即位詢于四岳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立誹謗
 之木以聞已過恭已無為而天下治命九官以禹為司空
 使終鯀之績棄為后稷契為司徒臯陶為士垂為共工益
 為虞伯夷為秩宗后夔為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皆相
 讓而和
 咨十有二牧以重民事
 帝作樂曰大韶時鳳儀於廷百獸率舞
 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禹功告成帝命以居攝曰來禹洛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庥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
 朕言不再
 格有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

五光緒壬辰年補刻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誠即矧茲

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大禹謨曰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

王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益稷謨曰帝庸作

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

往欽哉

右記舜承心法 臣謹按虞廷授受十六字為萬世

心學之源固矣今請得而詮之曰人心言人之心

也曰道心言心之道也心之所以為心也非以人

欲為人心天理為道心也可存可亡故曰危幾希

神妙故曰微非危者故安微者欲著也危者使平

危本安也莫顯乎微微本著也惟著也惟精以言

乎其明也惟一以言乎其誠也皆所謂惟微也明

列子全書遺 卷二十一 中興金鑑錄七

亦可暗誠亦可二三所謂危也然則以精為擇之
 精以一為守之一亦非也二者皆以本體言非以
 工夫言也至允執厥中方以工夫言也中者道之
 體也即精一之宅也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
 明是為嘗惺惺敬以敬此誠是為主一無適也微
 故精精故一故曰惟微惟精惟一連數之而語脈
 貫合至允執一句方更端也若曰擇之精守之固
 矣又何所事允執之功乎惟允執二字專以工夫
 言故堯授舜單提之而不見其不足也後之儒者
 祇因誤解大學既有格致之功又有誠正之功以
 合之中庸明善誠身之說因以上援虞廷分精分
 一既分精分一則不得不分人分道種種支離而

聖學遂不傳於後世矣

夏禹王

按諡法受禪
成功曰禹

王黃帝之玄孫也在位八年國號夏。父鯀堯時洪水
 滔天鯀治水無功舜攝位舉禹使續父績禹為人敏給
 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傷
 父功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不入陸行乘
 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橰以開九州通九道陂
 九澤度九山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堯於
 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為司空以
 宅百揆舜之子商均不肖舜崩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
 之人歸之

橈形如箕橰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

下可以上山九州謂揚荆豫青兗雍幽冀梁

九澤謂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震澤河澤孟豬滌

澤九山謂會稽衡華沂岱嶽醫無閭霍恒陂障也

中興金鑑錄七

元歲丁王即位承有虞氏以建寅為歲首任皋陶以政
 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
 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
 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時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王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
 姓各目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二歲戊午皋陶薨任益以政
 分九州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王復為九州鑄九鼎以象
 九州志酒戒儀狄始作酒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作樂曰大夏

八歲甲子南巡狩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

王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王仰天而歎曰吾勞身以
 為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蠅蚋王崩於會稽子啟立。
 一傳大康以逸豫見廢弟五人著五子之歌。又三傳少
 康中興。又十一傳至桀夏亡厥祀四百云

皋陶謨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嘗
古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
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
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
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二
十筋日石今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三十筋日鈞與
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是權衡者為法度之所自出故以鈞石言之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夏右記禹承心法臣謹按禹之心法只是克艱二字
又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此允執之旨也

商王成湯按謚法除暴去虐曰湯

王黃帝之子契之後子姓十三傳而至湯在位十三祀
○時夏桀無道殺直臣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
夏臺已而得釋湯嘗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
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懼吾網湯解其三面止
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
下不用命者方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仁
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桀殘暴日甚湯以伊尹為相伐
桀遂放之南巢諸侯乃尊湯為天子都於亳國號商
元祀_紀王即位改正朔以建丑於歲首_八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作湯誥仲虺又作誥以示臣民_內大旱七年太史占曰當以人禱王曰吾以為民請
七祀_丑辛

雨也若以人吾請自當之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
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
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
未已大雨方數千里采莊山之金鑄幣以惠民
作樂曰大濩

十三祀_丁王崩歷外丙仲壬而太甲立伊尹相之○太甲
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處仁遷義
伊尹乃奉冕服以復辟作太甲及伊訓○又十八傳為武
丁中興商道○又九傳至紂暴虐為武王所滅自成湯至
紂凡二十八世享國六百四十四年

湯誥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仲虺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
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德日新萬邦
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
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按制事制心分明畫出成湯反之之聖而改過不吝四
字尤爲萬世君德令圖

伊訓曰嗚呼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冢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
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以至于有
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制官刑儆于
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
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紳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
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嘗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訓太甲曰先生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篇因嗣王不惠於阿衡而首告之遂有放桐之舉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卑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

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是為太甲之中篇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嘗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唯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邦其永孚于休

大山下篇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嘗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嘗師主善爲師善無嘗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按惟一之說直接虞廷爲君德極爲聖學宗

附周書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中篇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黎通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下篇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嘗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昔

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
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
予一人恭行天罰

按泰誓三篇備陳商紂之惡而中篇所陳四謂尤爲萬
惡張本謂敬不足行又爲居要處此蓋武王伐紂誓師
之言所謂聲罪致討也備載其畧以見商之亡云

右記湯承心法

臣

謹按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而伊尹尤惓惓於惟一之說以見商之得統於虞
廷處立賢無方卽聘尹一事可見蓋唐虞皆以世
族用人如元愷之類皆神明之胄也至商始有從
草萊而起者其後傳說又得於版築如此之類想

當不一而足至周復重世族矣故湯政所以爲善

而孟子稱之

周武王

文王附見按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戡定禍亂曰武

王后稷棄之後別姓姬氏三傳爲公劉又九傳爲古公
亶父古公三子季歷嗣位歷生子昌卽西伯也西伯旣
立獵於渭水得呂望而載之歸時年八十餘矣尊之爲
太公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之羑里演易闕天之徒
患之乃求所以賂紂者紂悅而釋之仍錫之以弓矢斧
鉞得專征伐是爲西伯自後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
坐爭田如周見耕者皆讓畔乃內慙相謂曰吾所爭周
人所恥何往爲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
國嘗掘沼得死人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
主矣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仲尼稱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壽九十七年而崩子發立是爲武王追王西伯而諡曰
文。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率修西伯
之德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也又二年紂惡日稔乃
陳師孟津會諸侯致討遂入紂師紂兵皆叛紂紂走反
登鹿臺之上自焚死於是諸侯咸尊武王爲天子在位
七年。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
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天下已定夷齊恥食周粟餓

死於首陽山

元年己卯王卽位王既誅紂乃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門封
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訖隸而天
下悅服改正朔以建子爲歲首

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蘄帝舜
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皆上公而不臣

以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使治殷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

大封功臣以師尚父爲首封兄弟之國十五八同姓之國
四十餘人

作樂曰大武

作酒誥

劉子金書遺

卷二十一

中興金鑑錄七

三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妣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恣庶邦庶之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紂酗酒天下化之妹邦

王以其地封康叔以政作誥以致戒言文王之訓惟大祭祀用之此外則喪德惟酒喪邦亦惟酒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言

官守者有事者皆不可嘗於酒即有邦者亦然即以祭而用酒亦必以德舉之不至於醉惟曰我

民迪小子惟上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德臧善也惟土物之愛而勤於稼穡則善心

妹十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自

業而商賈皆無所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

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

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此言殷先王世謹於酒德而天下化之不

惟上成君德而且令百官諸侯之長皆敬其君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

也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黷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

或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庶辜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言商後王之以酒失

德因失天下也情之所縱殺身何悔人情在在如此讀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

至聖聞在上之語令人凜凜

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六監撫于時

陳洪範

王訪於箕子曰嗚呼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斨箕子乃言曰我聞在首繇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斨初一日五行次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斨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楚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訓旅獒

劉子全書遺

卷二十二

中興金鑑錄七

七

太保曰嗚呼明王慎德西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
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
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
保厥居惟乃世王

陳丹書

王問於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與師尚父曰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聞矣王欲聞之請
齋矣齋三日師尚父進王而陳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詔於天子無北面乃陳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乃授太史而藏之於
是王著戒銘焉凡銘之屬十七章

七年酉乙王崩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
政以治天下明年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乃迎周
公歸朝諸侯於明堂公制禮作樂遂定奄及淮夷誅武庚
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爵上公

居之定鼎于郊鄩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

百

列子金鑑錄

卷二十一 中興金鑑錄七

色不

也也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二

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二 會稽後學丁文鈿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二 中興金鑑錄七二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二十三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附錄一 明史列傳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坡
亡旣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
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
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
於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人
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皆有崑
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
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
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

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闒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

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大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畱心民瘼惻然痼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

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頊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蓋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

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肇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臣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畱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

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以爲迂濶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賈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

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閹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

厲貴州巡撫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贖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跡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臣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宰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諍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

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釡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釡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釡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

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

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亡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

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諳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

繁欺罔日甚朝廷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俛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

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中官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

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鄴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已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

趨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已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皆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

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僑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入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畱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

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姜琛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戇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

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如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間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宸爭之帝叱光宸并命議處翼日光宸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

專闢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日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三處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

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髮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卸兵權於闔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一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闡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

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矣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廢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貴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翹起矣知云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引而歸部諸臣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營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證撫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苞汴地而置若奕碁洵

澗爲連雞之勢至分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不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之兵之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之又往往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下首辨陰陽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陞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宸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爲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卽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

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嘗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闕士英以統鑣言爲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翦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甡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

面詰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
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
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預聞士
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
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士英既嫉宗周益欲去之而薦阮大
鍼知兵有詔冠帶陞見未幾中旨特授兵部添註右侍郎
宗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
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
五事一日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
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
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
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日振王綱無

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
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
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
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
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
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也正氣朋黨之說小
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
一二元惡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
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
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
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
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

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日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狗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日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王毓著淵於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埰熊開元削籍淵抗疏曰宗周慙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臣以司風紀孰與宗周宗周以迂戇斥繼之者必渙忍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渙忍便捷之夫進必且

營私納賄顛倒貞邪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憚停淵會試疏下禮官議淵故不識宗周旣得命往謁宗周日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淵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流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爾願執贄爲弟子明年從宗周山陰毓著受業宗周之門同門生成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絕粒未死毓著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先宗周一月死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卻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麤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子灼字伯繩

